

心有远意

□ 马庆民

去朋友家串门，恰逢朋友刚刚作完一幅画，来不及引座，他便带我上前欣赏。

朋友笑盈盈地问：“这幅画如何？”

“不愧是大师之作！”我自知朋友是国家一级美术师，对中国山水画造诣颇高，自己虽不懂绘画，但心里认定必是上乘之作。

谁知朋友哈哈大笑，“我不是要你恭维，你谈谈对这幅画的看法，找找瑕疵。”

我“假模假样”地端详片刻，说：“感觉有点糙，是不是知道我来，偷工减料了？”

朋友用双手将画撑起，退到阳台上，“你再看看？”

“咦，有点意思。这个距离再看的话，好像山突然有了灵气，水也似乎缓缓流动，着实妙哉！”我不解其意，直言问道：“难道此画只可远观？”

朋友将画放回，递过来一杯茶，慢悠悠地说：“这就是国画的魅力——远意！这种‘远意’，就是中国传统绘画到了成熟阶段之后最深层次的追求。”

见我一头雾水，朋友便又换了一种说法，他把“远意”比作我们之间的关系：虽志同道合，交往多年，又同住一个小区，却没有整日黏糊在一起，始终保持着一种

距离，既朦胧，又不疏远，所以才能相处不厌，静静地欣赏着彼此的美。

从朋友家出来，我一直琢磨朋友口中的“远意”。我想到了庄子的《逍遥游》：“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”所谓“逍遥游”，就是试图摆脱生命中的束缚与障碍，无所依傍地到达理想中的“远方”。我想这个“远方”，其实就是最初的“远意”。

倘若翻开唐诗宋词，我们会发现，对“远意”的追寻，文人墨客们从未停止过脚步。唐人贾岛曰：“分首芳草时，远意青天外。”元人熊鉞曰：“我来武夷山，远意超千古。”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曰：“春山无近远，远意一为林。未少云飞处，何来人世心？”

对“远意”的追寻，其实就是要对美好的向往，往往也是对付现实压迫的一种心理希冀。但在俗世沉浮中，想拥有“远意”不容易，只有当一个人流连于山水丘壑，抛却凡尘杂虑时，才可以真的“远”于俗情，找到不同寻常的美。

我想，正是因为寻到了远意，李白和敬亭山才会“相看两不厌”，陶渊明才能“悠然见南山”，王维才会“行至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王昌龄才能看见“大漠孤烟

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苏东坡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……

寻到了“远意”，便是在心底种下了花儿，丝缕暗香飘渺，芬芳寡淡的光阴，让寂寥无波澜的日子，生出一分清喜，借着一路走下去的一脉温情，生生不息。

今天的我们，常常把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”与“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”挂在嘴边。事实上，“诗和远方”与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，能够给予我们的，都是一种“远意”，都能帮助我们把令人窒息的现实稍稍推远一点，暂时摆脱一下世俗的钻营与苟且。

记得有位作家说过，心有远意的人更懂得深情。依我看，心有远意的人，还更能发现美。因为心有远意，才会在花田半亩中，感受到清风绕肩；才会在竹林清逸间，品味出袅袅茶香；才可以抬头见山月，垂眉读众生，把日子过成诗。

心有远意，不必归隐终南山，处处皆是桃花源、水云间；心有远意，心才不会困于尘世的方寸之间，情才不会淹没于晨昏的喧嚣之下；心有远意，天远地偏，忧愁自断，世间万物皆美好！

——摘自《通州日报》

生 活

“温”言暖人

□ 付振双

在《世说新语》的《言语》篇中，有这样一个故事：谢鲲带着八岁的谢尚送客，大家夸赞谢尚，说他“年少，一坐之颜回”。而谢尚回答说：“坐无尼父，焉别颜回？”

面对众人的夸赞，谢尚没有直接表达谢意，也没有坦然接受“座中颜回”的赞美，而是反问大家，在座之中没有孔子，怎么能识别颜回呢？言外之意，如果大家承认在座之中有孔子，那颜回可以识别出来；哪怕是承认有孔子似的人，那颜回似的人也可以有。在谢尚的头脑中，始终有个意识：你们夸我，我夸你们，事实为根基，谁也不堪。总之，脱口而出的八个字，言简意赅，回味无穷。

近来，我常读《世说新语》，以为它的妙处，首先在于简短，因此，忙碌之余，闲暇之间，用上几分钟，读上一段，细细品味，就已经妙到心坎里了。比如谢尚的这个故事，他的精彩回答，硬是叫我“甜”了一天，也“暖”了一天。

当然，我也扪心自问，如果送客的不是谢尚，是我，并且不是八岁的我，而是现在的我，那我会说出这样的话吗？我不确定，也没有信心来确定。要是能说出那样的话，肯定是因为运气好，可要保证是疑问句，这需要的运气可就太大了。整不好，没讨着好，还得罪了众人。

其实，该篇中，就在这个故事之前，还有个“杨氏之子”的故事，因其已选入小学语文课本，故流传更广。故事中，杨氏之子和他的父亲没有具体名字。这一天，孔坦即孔君平去拜访他父亲，可他父亲不在家，于是九岁的他被叫出来。从这里可看出来，两家的关系很好，应该大人孩子都熟悉。接着，没有寒暄，身为孩子的他，为客人摆设果品，其中有杨梅。孔坦指着杨梅给孩子看，说道：“这是你们家的家果。”他随声答道：“我没有听说过孔雀是先生家的家禽。”

杨氏之子非常聪慧，在长辈信手拈来的玩笑话前，不怯场，有分寸。同样是以姓联想，做出“文章”来，杨氏之子说得十分巧妙。他没有生硬地直接说“孔雀是夫子家禽”，而是采用了否定的方式，说“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”，婉转对答，既表现了应有的礼貌，又表达了“既然孔雀不是您家的鸟，杨梅岂是我家的果”这个意思，使孔君平无言以对。因为孔君平要承认孔雀是他家的鸟，他说的话才立得住脚。

这两则故事完美呈现了说话的艺术和智慧。对我来说，话语之中透着的温度，更令我着迷。在生活中，我们的言语如果没有注意听者的感受，一旦对方的接受度和心情不佳，说话的效果势必会受到影响，甚至本来的好意，都将被扭曲。而双方三言两语，你来我往，几个回合后，相视一笑，是多么难得的境遇！

看来，要想“温”言暖人，果真要掌握方法。

——摘自《淮河早报》

点 滴

半个世纪高贵的沉默

□ 王章材

1939年，朱庆澜将军重修法门寺时，发现一个地宫的入口。修缮过程中，陆续出土了红白珊瑚宝石、水晶珠、佛像铜器等宝物。朱庆澜将军下令：“所有宝物原塔封存。”所有参与者都意识到，如果继续往下挖，会出现何等令人心动的宝藏。当时，战火正炽，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西安。为确保地宫安全，朱庆澜将军立即召集所有知情人，要求他们必须立誓保守此秘密，绝不让外人，尤其是不能让贪婪的日本人知道，否则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。当时的维修委员会，有县长，有乡绅；参与维修的，有普通乡亲，有工人。这批人，被无情地裹挟进时代的浪潮中，沉沉浮浮，战乱、分合、天灾、洪水、瘟疫、死亡……

然而，直到1987年，法门寺地宫被发掘，考古人员发现唐代佛像装于铁皮盒中，还有1939年修缮时留下的字样，才有当年的知情者出来讲述。法门寺唐代地宫被发掘后，震惊中外。4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，其中包括1枚灵骨、3枚影骨，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佛指舍利。地宫中，稀世珍宝、绝代珍器更是数不胜数。

更让人震惊的是，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泄露过秘密。这群人，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于人世间各样苦难、各种流沛、各种欲望中，隐藏着巨大的秘密，近身于倾城财富，故作不知。有谁知道，在近代秦川大地上，曾有过这样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高贵的沉默。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站立的树根

□ 朱宜尧

根的姿势，完全凭借树在地面以上的干、枝的生存状态决定的。

如果风要吹走树，埋在土里的树根就会拼命地拉着树，它的姿势就是刚强而有力量，甚至有狰狞和奋力所结成的“网”，或者说盘根错节。如果一棵树能顺风顺水地生长，从未经历让人胆战心惊的狂风暴雨闪电雷击，它安逸得像一株花盆里的草，温室里的苗，它的根系也会舒朗自然，甚至会有人称之为大气。那根，看起来没有什么怨气、怒气，更不懂得什么叫盘根错节。它的自然，也成了很多人的向往。

人们喜欢“疖子”，却并不喜欢疖子的所有不平凡的经历。疖子是树的另一种花，很多小的工艺品，烟斗，花瓶，拐杖，它们的雕花都有疖子的光芒才格外不凡，有了艺术的深邃，有了难以琢磨的喜欢。

我见过树根像八爪鱼的，它抓住一个几吨重的石头，紧紧贴在石头上面，像流淌的树根。它的根露在地表部分的有着直角的弯曲，牢牢地抓住这个硕大的石头，又深深插入泥土。它的树干笔直高大，有着不敢想象的笔直，直插云霄，直耸入云。它的直，还有它的圆都可以让人惊叹。它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，这几百年中，它可能经历过洪灾，就在被洪水冲走的时刻，它抓住了这块石头，我想它当时被冲倒了，躺在石头上，等洪水消退，它开始慢慢直立。它感谢那块石头，让它有了喘息的机会，它躺在石头上调养身体，它也是懂得感恩的一棵好松树，所以它抱紧它，在地的表面上才有了难得一见的“根抱石”的奇观。

我还见过一个树根，像极了一张蜘蛛网，很多年在我脑海里不忘，每当想



到一棵树，就能浮现它的样子。它原本是平躺在泥土里，可狂风暴雨像一台风力挖掘机，硬是把它挖掘了出来。它喘息最后的生机，倔强地带着泥土，把裸露的部分呈现给森林、人间。我想它是壮阔的，它是英雄的，因为它的高大，所以才遭受了更多的狂风暴雨闪电雷击，它承担了更多更坏的东西，保全自己的兄弟姐妹。它躯干清白的纹理，让人类的目光饱含深情与不安，并不时地发出感叹与敬畏。

四丰山有一棵树，是一棵年轻的树。按说它应该生活无忧，不愁水，不慬得干旱。但是，它的根只有一半在泥土里，水岸的一半，永远都在不停地冲洗它本已裸露的根。它的根能见的部分有一米之多，直立着，坚挺着，已经成了树干，支撑着树。它依然保持着松树的品格。一半的根，直立的根，本来是一种生存的优势，竟然成了生存的危机，给了它致命的伤害。

这几棵树在我的生命里一直影响着我。优与劣，见与未见，往往都给人更多深刻的思考。优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优。劣，也未必一辈子都处于劣之中。那些养尊处优的往往是看不见的窒息，直到在优中死去，才有警醒。那些劣中的根，往往奋然改变自己，慢慢将劣变成了优。

看不见的事物，往往影响到看得见的事物。不能因为看得见，我们有了眼里的清楚，就自认为明明白白。它的深刻，往往是看不见的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能看见的，就是能看见的。看不见的，才是生存的智慧。

那些看不见的，才使生命有了无限丰盈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